

弘道館叢書

四天詩史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42

1

10

15

20

25

30

文庫11

A 1242

弘道館叢書

回天詩史

全二冊

製本所

柳枝軒
文淵堂
文敬堂

回天詩史卷之上

柳田泉文庫

水戸藤田彪斌卿題并錄

藏書

述懷有序

余之獲罪屏居也。偶得三沒死矣而不死之句。既而又就其韻。賡二十五回渡刀水之句。每得一句。追懷往事。感慨四集。乃就其句。錄事實於左。如此者連日。遂成八韻十四句。其錄亦又為十一篇。其叙事或觸類而長之。或託物而發之。雖固出於遣悶泄鬱之餘。亦可以觀世變矣。因命曰詩史。其冠以回天二字者。蓋竊有微意在。

回天詩史卷之上

焉然言頗觸忌偉事亦多機密非敢示諸他人聊遺於子孫云

三渡死矣而不死二十五回渡刀水五乞間地不得間三十九年七處徙邦家隆替非偶然人生得失豈徒爾自驚塵垢盈皮膚猶餘忠義填骨髓嫖姚定遠不可期丘明馬遷空自企苟明大義正人心

皇道美患不興起斯心奮發誓神明古人有云斃而已三決死矣而不死

彪頑鈍獲罪於幕府禁錮默處因徐憶從前之事決死

矣而不死者至是凡三矣文政甲申彪年十有九會黥

厄利亞夷舶屢出沒東海遂下輕舸來於常北大津村

村人捕獲以告大津村係元老中山氏采地廼設本藩

騎士屬中山氏者所謂組附者及今納言公襲封廢而不置赴急又發隊長

及步卒副以監察所謂目附行人所謂使番等之職以備焉

事聞於幕府幕府使代官古山某善譯者古雄某志

次郎等按驗事由當時輿論皆謂幕府必修舊典火夷船

戮夷人以耀威於海外及古山等至詰問甚寬待以深

泊投陸之例我先子聞之竊謂彪曰頻年醜虜窺竄邊

海時或鳴大礮震驚我人民傲慢無禮其謂之何而舉世姑息喜無事吾恐其或出於放還之策以苟一日之安果然則堂堂神州無一具眼人也吾甚愧焉汝

速赴大津竊伺動靜若審其放還之議決則直入夷人之舍掉臂力磨夷虜然後後容就官請裁雖出於一時之權宜庶乎以少伸神州之心氣矣吾不幸多女

子唯有汝一男耳汝而死則吾祀絕矣是吾與汝命窮之時也汝勿顧慮彪慨然曰謹奉教矣蓋義見於色先子凄然曰真吾兒也因速辦行裝適伯勞丹子正

道號

市即兵衛為人慷慨有奇節尤長於和歌來先子因命杯杓陰寓錢彪之意

酒未酣俄有飛使自大津來曰古山某等詰問夷奴以為其上陸所以乞薪水非有他腸乃給以薪水及米菓

許其歸巨艦時風波頗惡不審巨艦在何方位而夷奴不以為意欣然乘二輕舸而去不知其所之一坐恍然

是彪史死矣而不死之一也文政己丑彪年二十四夜公疾病人心洶洶初武公早表恭穆夫人以故不有墮

嗣有庶公子四人曰榮之允君曰昶之介君曰敬三郎君曰銓之允君榮之允君立為世子即哀公也昶之介

君為高松族所養，銓之允君亦為吳戶族所養，獨敬三郎君留在藩邸，蓋武公之志也。當是時，大將軍謚文恭公子姓振振自紀，尾二藩旁至於越前家，國主城主苟無嫡子者，皆降幕府，公子為嗣，其國老有司等或迎合希旨，至於其甚，則不復問庶子庶弟之有無也。我先子常慨之，齋志以沒，至是有飛語曰：萬一公病有不可諱，則將請清水公以為嗣，族亦大將軍庶子，一國愕然。夫東照宮之所以建三藩，將以廣其血胤，共輔翼幕府，以保宗社，磐石之安也。不幸台德大猷二公及尾敬公之胤，既

不可見，則東照宮之紗僅係於紀南龍公，與我威公之

胤萬一又不幸，失威公之紗，則奉南龍公之胤。有德公以來幕

府公為南龍公之胤以為嗣固也。今面有敬三郎君在焉，而有司

若奉清水族則將措敬三郎君於何地耶？於是日夜企

首俟江邸之報。十月朔壬戌，彪以例登彰考館。時彪撰總裁之

職陪執政。所謂年寄參政。所謂若年試諸生講經，適獲

江邸親屬根本仲德。名敬義，稱三十郎，更稱五六郎，為

毅，尤重。書曰：青山子世。名延光，稱量介，時為江邸史，富

於著述。○館名彭考，館義公之所命，而書憂儲嗣不

定。史館者，後官府及通俗之稱呼也。下倣之。

請執政神原淡州責以大義淡州晒曰子何不通事理之甚也幕府三藩均是東照宮之胤萬一有不可俾則

奉幕府公子繼統何不可之有子世佛然而出去又曰

郎中用事者口夜出入於閣老所謂老中沼津族水野

守之第事情不測倘使山野邊氏名義觀稱兵庫當時以門子別賜俸祿列

國老之班雖不預政事而愛賢在江郎則足以破有司

之姦媒辭甚激切而寄彪及杉山士元名忠亮稱十太

爽有大志初後古賀弥介之書也彪謂此國家大事志

士授命報國之秋直詣山野邊氏竊示忠德書且謂曰

事急矣夫子盍與士元謀士元大夫所信大夫領焉彪

歸家祭先子於寢每月朔望登城則退公且吉以實

策南上赴急不吉彪投策曰見吉而行見不吉而止者

尋常人事耳至於大事則固不可以吉凶變其節今既

決死則不吉既兆又復何策乃謝神主急裁書會二三

同志於梅巷之宅川瀨名教德稱七郎右衛門其人雖

交最深嘗以剛腸獲罪禁錮者七會澤名安字伯氏稱

年當時遇赦而出為小普請組恒藏為人篤實

純孝而有大志於先子之門為高吉成名信貞字履善

人忠愍尤重名節有幹事之才初飛田名勝字子健稱

後大竹子虛而學後遊先子之門勝太郎以文章

才學稱嘗從太田才佐而鈴木名宜尊字子賢稱莊藏初從先子而學為人温

皆為史館編集伯民方出為教授諸子徃徃來集士元

則在山野邊氏宅亦時往來於彪廬議南上之策蓋不

乞而出境者國有典刑以故其議紛紜不決川瀨翁長

於決斷慨然曰使吾輩幸不死而蒙出境之罪則社稷

之福孰大焉議遂決矣時山野邊氏父義質稱主水正良公庶子

乃陽為禱公病於靜神社乘夜跨馬而出途過梅巷川

瀨會澤杉山吉成及彪寮衣而俱出矣時既五更至長

岡驛則吉成後矣蓋歸而激監察戶田忠敬稱銀次郎戶田

固泥深有義氣振袂上途云彪等與山野邊氏俱以三

日甲子之夕抵江戶皆謂執政有司既不足與責所可

倚賴唯有守山侯耳是夜山野邊氏詣小石川邸候公

病狀彪等四人則至吹上第請謁守山侯侯蓋難之其

臣遲塚九二八周旋尤力侯遂延四人於燕室而見之

四人具陳飛語紛紜事情不測之狀因請立敬三郎君

為世子侯謙遜持重不肯為果斷之言徐曰水宗大事

寡人敢不竭力然若其成否則非寡人所可豫言也辭

意慙懃慰諭具至，四人感激而退，然猶竊憾其自任之或不厚也。夜既過三更，無由就寢，乃投劍客齋藤弥九郎於飯田街，弥九郎彪及與士元有舊，且驚且喜，延入擊劍場，供以鹽豉粥，四人鼓腹就寢，四日乙丑黎明，俱入小石川邸，叩監察今村某之門，達所以不請而南上之狀，會於仲德之舍。初有岡井翁名巧，稱富五者，憂哀公無儲嗣，屢諷公請立敬三郎君為世子，公諾焉，而以其異母弟，慮其所生相軋生隙，未決，親裁其由，以賜翁，及翁病將死，以為仲德可託大事，竊示仲德，以公書

謂曰：吾老病交至，而豚兒幼稚，儲嗣之議，子其有以紹

吾志矣。仲德感激許諾，至是仲德日夜憂苦，雖在下僚

時仲德以下士為史館生員，以身自任，至誠動人。桑原名信，為太

默而有智畧，博涉吉田名令世，字平坦，稱平太郎，少以

史館編脩，侍讀於敬三郎岡崎名正忠，字子衛，稱次郎

君尤長於國學，兼妙和歌高須名榮清，稱欽之允，後更吉村

敏強記，有常陸稽古諸子，徃徃見訪，皆江戶有志之士，適吉

名口，稱榮藏成亦來，忠義慷慨，議論奮發，又訪立原氏名任，字口

軒先生之長子，為人習襟洒落，不脩威儀頗有知人之鑒，聞見該博，尤長於書畫，頗得聞事情

曲折主人大聲罵有司用事者家人遽止之主人曰光

明正大之論唯憾聽者之少耳四人為之釋然大泄憤

懣是夜投春日街之逆旅水戶同志之士不期而南上

者絡繹相踵巨室則將監松平氏今宗世家乃三木名

則稱庸跡部名正生字伯道稱彦淺利名定應字德操

之介稱庸跡部九郎後復曰氏武田淺利稱六之進先子

人之門鵜殿名忠愛稱熊吉後更平太監察則戶田見於

近臣則友部名好正字後翠軒先生而學以萬實

耆老則增子名淑茂字子伯稱幸八郎為大嶺名公

稱以膽畧于世仗義不惑則白石謂一如先生之長子小原

名俊彦稱山中名坂場名時敏安嶋名稱

忠次郎名明毅幹事則石河名金子名秋山名

冒金文雅有才則村田名正定字稱秋山盛

恭字稱氣力絕人人或忌之唯吉成兼原及彪相交尤深

守節不變則太田名正德稱池原名岡野名

軍藏見義敢為則馬場名盛稱小戶田名菊池名

以別於其父兄冠以小字者岡本名秀俊稱菊池名

猶介有守則後藤名小瀨名小川瀨名

年太川瀨小吉成名陪臣而有義則小田

曲折主人大聲罵有司用事者家人遽止之主人曰光

明正大之論唯憾聽者之少耳四人為之釋然大泄憤

懣是夜投春日街之逆旅水戶同志之士不期而南上

者絡繹相踵巨室則將監松平氏今宗世家乃三木之

則稱庸跡部名正生字伯道稱彦淺利名定應字德操

之介稱庸跡部名正生字伯道稱彦淺利名定應字德操

人之門鵜殿名忠愛稱熊吉後更平太監察則戶田見於

近臣則友部名好正字口後翠軒先生而學以篤實

耆老則增子名淑茂字子伯稱幸八郎為大嶺名口公

稱以膽畧稱于世仗義不惑則白石謂一如先生之長子所小原

名俊彦稱山中名市郎兵衛坂場名時敏安嶋名口稱

明毅幹事則石河名乾忠字公金子名教孝稱孫二郎

子金文雅有才則村田名正定字口稱秋山名

恭字口稱九郎初從高橋子大而學後游於先子

守節不變則太田名正德稱彦五池原名口作岡野名

軍藏見義敢為則馬場名盛稱小戶田名忠敬之弟今

以別於其父兄下微之岡本名秀俊稱菊池名口稱

猶介有守則後藤名安兵衛稱小瀨名口稱小川瀨名敬

隼太川瀨名小吉成名口稱十次陪臣而有義則小田

翁之長子信貞之弟次

田天寺史

野

名萬稱推之介
松平氏之家臣

小官而有志則中村

名口口稱三郎
後更三五衛門

蓋皆一時之選其留在水戶抑而不發隱然致禦侮之力者亦不少云是夜哀公薨同志之士相與踴躍歌耳待命五日丙寅未有一號令鎮人心乃又與川會杉三子詣吹上策見疾曰事太迫矣願疾勿猶豫也疾曰戶田吉成桑原吉田之輩亦來責寡人皆若卿等所言寡人敢不盡力卿等勿憂也四人反覆陳說而退六日丁卯始聞元老中山備州諸幕府閣老請立敬三郎君為嗣之事又曰立原氏之說始詳先公有遺書題曰采雲

片片首載立敬三郎君之事又戒勿奉羨謚勿厚葬事士皆感泣人心頗安其在逆旅者稍稍北歸同行之士亦或欲引去彪不可曰以先公之遺言有元老之請則事既就緒乃俟其愈久不亦善乎忽有浮說曰小斂儀節未載主喪者事情難測人心復騷然向之北歸者聞之或途反南上至八日己巳始有幕府允立敬三郎君為嗣之令敬三郎君即今納言公也藩邸之士爭寫其令到逆旅而相示悲歡交至不覺涕泗橫流也時既過未牌皆欲以明日上途彪又曰既不請而出境又相率

震駭府下其罪不細也然信宿至今者以其無君也今
 既有君不宜暫躊躇川瀨翁深是彪言即刻相從與同
 志之士三十人許既非婦者發春日街至葛西新宿而
 投焉以十日辛未還家當是時堂堂大藩無主者三日
 三夜疏外小臣不知庶謨而浮說滿巷事情不測其間
 日夕會議反覆論難非殺身成仁之說則高踏遠引之
 計不備納言公得立而又見有世子及公子振振如此
 之盛矣公以辛卯夏娶有細川親王之妹是為登美宮
 夫人生鶴千代麻呂君二郎君七郎君山野邊
 氏生二郎君八郎君十郎君杉並氏生三郎君五郎
 君九郎君某氏生六郎君立原氏生與一君不幸二郎

君三郎君二二郎君六郎君早夫而鶴千代麻
 呂君及六公子強健威公之胤於是乎益盛矣此彪決
 死矣而不死之二也今茲天保甲辰彪年三十有九公
 在國四月二十日幕府閣老連署土井大炊頭阿部伊
 勢守牧野備前守其
 不署真田信濃守傳宣參府
 者蓋以其移病也凡諸侯到江戶皆
 謂奉書者而本月十八日所散也前是一二日閣老阿
 部勢州招我元老中山備州詰以七事其目頗類疑公
 或挾異志者公在寅賓閣聞之速還城謂有司曰寡人
 以庚子歲就國例當以翌年參府而正經界建學校事
 頗繁雜曰更乞一年之暇適文恭公薨寡人請奔其喪

幕府有青遂不果亡幾幕府大張紀綱庶政一新翕然
有中興之勢越一二月閣老太田備州寄書愆憇寡人
參府寡人心謂使幕府用寡人耶空閣老連署傳召命
倘使其忌寡人耶寡人既不奔故將軍之喪而因備州
一人之言自請參府恐招躁進之謗不如恬退自守以
俟命也迺以實報備州何畱旬日之間備州免職致仕
而寡人賜五六年之暇時閣老水野越州等寄書曰寡
人不欲參府故有是命嗚呼寡人雖無似以懿親備員
於三藩而際會中興之運豈無速參府以補涓埃之志

耶自顧唐突進取徒為小人所讒斯其所以持重而閣
老誣以寡人不欲參府不亦戾乎寡人嘗上中興之議
首論日光神廟不可不拜也凶幾有外夷之警幕府令
諸侯嚴繕兵備承平日久金革繡腐兵銃不全一旦補
脩其費不貲寡人因又議上自幕府下至諸侯及麾下
士林悉傾梓神廟之費以充金革兵銃之用俟數年之
後風俗儉素財用漸足然後有日光之行則奮武追孝
兩得其宜矣閣老又寄書曰日光之行既決矣君若不
能預參則宜辭以窮乏嗚呼水戶雖貧豈欠數十里行

旅之資耶且寡人所議非一國一家之事也而閣老疑寡人託正議以營私不亦異乎去歲四月還自日光越一月誤蒙褒賞加以雄刀鞍鐙黃金之賜使寡人繼義公遺志以效奉公之誠寡人感激自顧經界已改學校粗就器械甲兵頗得繕備國中子弟亦漸知方而佛教蠱民心者未除僧徒害風俗者未沙汰神祇荒廢者亦未興復昔者義公定一村一祠之制毀淫祠者不可牧舉沙汰無賴之僧徒遂毀佛寺者蓋以千數矣百歲之久其弊復生豈可不脩公之緒以對幕府之盛意乎乃

發令下命其於神祇興廢繼絕以致尊崇之誠其於浮屠所謂如法也賞之破戒也罰之伽藍傾頽無由補葺者因毀之沙門壯強請為妖者因髮之凡有害於俗無益於民者務除其弊今未能行義公十分之一曰十分之一者公謙遜之辭而彪直記其言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而群議鼎沸僧徒獲罪者極口誹謗至於其甚則以寡人為懷異志凡寡人之所為動涉群議者如此而寡人不以經意自信愈厚常謂慎形迹避嫌疑陰講武備戒不虞者所謂國主及外諸侯之事耳至於親藩則固宜公然張皇以示治不忘亂效

忠於宗室之意於天下乃鑄銳於郊閱兵於野責臣庶以實用實效毫無有所隱諱也諛人因以問之抑亦危矣然大將軍英明絕倫豈信諛而疑骨肉之親使破戒不如法之僧甘心於寡人我汝等以為何如有司惶懼不知所措對公曰台命至嚴不可依違其遽辨行裝有司請以五月二日發軔公許焉執政結城寅禱番頭雜賀孫市側用人彪等從焉彪自四月二十八日卧病至是惡寒頭痛殊甚衆醫為難其行彪心謂斯行死且不辭區區病痾奚足經意慨然自奮告別於萱堂及妻孥

心誓永訣適姻好武田彦九郎來餞揣知彪心事不忍把杯杓而去彪慮家人怪之故呼親戚數人強飲酒亦不能醉也遂以二日黎明辭家蓋行程四日間粒食僅不過二三椀其苦可知也五日已牌徒公入小石川邸故事三藩之君參府即日大將軍使閣老就第賀之而是日闕焉邸中失望皆曰公必獲嚴譴彪竊謂事既竣則噬臍無及不知及其未發早為之計然臣子之處變也殺身以訴哀則人或憐其志而信其言徒以口舌爭則愈來猜疑而受奇辱嘗聞幕府監察有櫻井莊兵衛

者其人好善有氣慨，屢欲從容就死，遺一書訴公之寬，終之以彪篤疾臨絕，無復一点自求之念。曰：莊北衛達諸名聽，則庶乎可以挽回頽瀾也。意既決矣，然扈從公駕者有謁見兩君之儀，事既嚴密，不得趨歸舍，默坐參政府。側用人之局，本有中以俟焉。將留一詩訣親羽，獲君辱臣當死，死豈毫可辭之二句。會近臣傳命遽召彪，趨而至公所，則元老中山執政戶田在坐，公反復談論，大率如曩日與水戶有司言者。中山等將退，公改容曰：寡人不肖，不能撫育士民，以他事獲罪於幕府，固所不

辭，但以懷異志藏禍心受疑，則不啻寡人之辱。或公以來相傳之意荒矣，使寡人不幸無壽，則徒吞憾懷恨而死。苟天假餘年，則必洗冤雪辱然後已。汝等其體寡人之意，聲色俱厲，三人感憤，不能仰見而退。彪歸參政府，翻然謂吾過矣，吾過矣。幕府所以疑公者，既深，其處分蓋既定，假令公萬一有不良之跡，則彪寸裂肢體以代公之難，固其分也。今公之精忠日月爭光，不幸為讒人所間，而彪以死訴之，則彼將謂水藩無諱，可以自明，乃其臣某等自盡以贖其罪，是彪欲明公之冤，反實讒者。

之言殺身害於國不忠不孝孰大焉忽有報閣老傳命

以明朝召高松松平讚岐守守山松平大學長沼松平播州若

封其不召松平大炊君者當時以移病不出也三侯政府為之愕然會議至夜

分遂不能詳其故也六日平且閣老傳命於中山備州

曰今日幕府使就第傳命於兩君於是舉邸皆卜公之

致仕與世子之襲封而未詳何人來而傳旨也過巳牌

閣老又傳命於備州曰使於水戶殿者則松平讚岐守

松平大學頭松平播磨守使於鶴千代麻呂殿者則阿

部伊勢守牧野備前守且曰公不須見讚州等又勿煩

送迎家老中山備州與津能州等受命告諸公以公言

傳諸讚州等可也午牌三侯俱來元老執政延之於對

面所受命則曰公近年政事不肅且驕慢自用不憚嫌

疑大將軍不憚公其致仕移駒籠邸堅閉門戶而勿有

不謹若其襲封則命諸世子云俄頃而勢州備州亦俱

來世子送迎如禮備州班在勢州之下是日以其直月

先勢州而坐傳旨於世子其辭命與所命公大同小異

二人畢使事而去時世子年僅十三坐作進退綽然可

觀群臣悲喜交至一邸肅然既而公名彪於燕室曰寡

人既受命矣，有司用事者，得無譴責耶？彪對曰：有司亦蒙譴也，必矣。他人則不知也。彪叨竊虛名，決知不免。假使幕府網泄吞舟，彪何面目復碌碌立於世乎？公曰：然則汝將奈何？彪曰：誠獲脫然致仕，以從老公於寂寞之濱，則志願足矣。公曰：寡人亦了汝心事，寡人將以今夕命汝致仕，汝其待焉。彪拜謝而退。是日公裁親書授中山備州，有彪致仕之事云。適閣老土井氏招執政肥田大助，授罰中山氏以下有司之狀。彪聞之，不入復政府。日既暮，公命駕使駒籠，彪與同班諸子送諸中興廊下。

公戴烏帽，着黑衣，風姿蕭然。諸臣無不流涕。是夜四更

執政肥田傳命中山興津二氏蒙責。所謂差拒戶田與彪奪

職禁錮。所謂吾更歸舍，戒僮鎖門戶。後數日得鄉書，始

詳亞卿山野邊氏與中山興津同科執政，鵜殿名廣生

奪職蒙譴。所謂逼寒而寺社奉行令井則與戶田及彪同科。

嗚呼！彪浴公之殊遇，非他人比，而不能察禍於未萌，尸

位素餐，以致我公今日之辱，死有餘罪。而幕府寬仁，使

彪獲生路，有所悔悟，抑亦幸矣。此彪決死矣，而不死之

三也。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彪生於平世，齒未盈，強仕

而三處死生之間，豈天厭彪生無益於世，欲挈而投之
冥漠之鄉耶？抑人惡彪冥頑不屈，必擠之死地，然後已
耶？抑亦彪愚暗剛偏，常蹈禍機，臨陷井而自不悟耶？至
是彪無復意於人間之事矣。苟獲保餘齡，閑戶幽居，日
尚友古人，時或著作泄憤，全首領以從先子於九原則
雖死不朽也。感慨之餘，援筆錄之，不覺敘事冗長而亦
不忍削者，蓋臣子之至情也。時五月十六日梅雨濛濛，
黯雲慘澹，杜鵑悲鳴於其間，投筆悵然者良久。

二十五回渡刀水

彪夙有四方之志，不幸早丁大難，忽就仕途，不能復償
宿志。然其徃來武常之路者，可謂頻矣。文政己卯，彪年
十有四，會先子祇役於江戶，彪與豐田天功名亮當時以神童稱
今稱彦次郎，見為彰考館編脩纂述志類，才學精敏，不見其比。往而寓先子之舍，因
始獲見當時碩學龜田鵬齋、太田錦城諸子。此時遊岡
田十松之門，試劍術，數十日而歸鄉。乙酉之冬，外舅原
氏名雅言，丹子心之弟祇役於江郎，時彪方專力於武技，請先子
往而寓原氏之舍，每夜半而出，至擊劍館岡田氏切嗟
磨勵於祁寒霜雪之中者月餘。明年丙戌之春，先子又

祇役於江郎，彪復從焉。初，彪學十字槍法於鄉先生，獲所謂免許者，自知華法不適用也。至是，從伊能一雪齋而學其槍法。及先子將竣事而歸，留彪寓於吉田愚谷。翁翁名尚典，稱本介平坦之父也。之舍，戒曰：文武之道，相待而為用，不可偏廢。汝勿效腐儒迂生之為，勿混武人劍客之流。於是彪慨然發奮，命所居之舍曰：不息。取諸乾象辭，今納言公以哀公之介弟在藩邸，聞之，親書不息二字附之。翁之子平坦以賜彪，彪自信愈厚。入則讀書講學，出則弄槍揮劍，未嘗一日廢業。至於十月下澣，聞伯父嬰

病危，驚而歸鄉。伯父見彪，頗慰病苦。先子大喜，與侍病，辱居二三日。伯父捐舍，彪在鄉二旬餘。先子曰：文武研精，不可失時。使彪復往，而寓吉田翁之舍，居四五日，急足來告。先子以嬰篤疾，時彪在擊劍場，狼狽憂苦，日夜兼行歸家，則先子不可復見矣。數日前受教於膝下者，忽為遺訓，悲哀踴慟。昊天罔極，既過五旬，乃就任途。乃私持心喪者三年。己丑之冬，哀公疾病，彪與今亞卿山野邊氏等間行赴小石川郎居，數日而歸。天保庚寅之冬，彪以郡宰與同僚川瀨會澤吉成三子應召到江

郎屢賜召對初同召四人後或分召二人或時召方銳名一人每召對未嘗不移晷也

意苗治唯恐失時召對之暇自安民固本之說以至備

文奮武之論往往及職事之外而公不少以為意曰人

亦感激盡言無有所避將竣事而歸公手賜親筆分堯典克

明俊德章三十字為四幅各見藏於家勸勉具至拜恩而退壬辰之夏彪

轉通事今之小姓頭取徙家於江戶既而為政府吏公將正經

界以制民產又建學校以化士風而兩地政府依違不

決後費文移往復乃使彪就水戶政府達公之盛意且

與館職及郡宰相會協議於是戊戌己亥抵水戶者再

矣皆閱月而歸庚子之春擢為側用人曾公就藩彪從

焉公嘗憂北虜猖獗有開拓蝦夷之志屢建議於幕府

及就藩亦與閣老往復簡牘而事情不通乃託於他事

遣彪於江戶以通其情於是庚子辛丑抵江戶者再矣

因是始獲見閣老濱松水野越州松代真田信州當屢

當世之務彪与二三同志特命侍宴席熟始二侯又与

一時有名之吏矢部駿州時稱左近將固本江州時稱

郎為勘定吟味役羽倉外記等相識也或一閱月或數閱月而

歸癸卯之春公參府將有日光之行適彪墮馬傷足就

醫於下總扇島不得從為月餘復常會公召諸公子五郎君七郎君八郎君九郎君十郎君於藩邸命彪俱就途公既拜日光神五郎曆六月就國艤船於邸門之前沿江戶川而下過墨水抵行德捨船從陸館於大森明日蚤抵木下風水手隊長佐野勘兵衛艦所謂君臣丸而待風帆如飛刀水兩岸及十六洲之民爭出小艇請牽纜短艇多雜還誼詳殆不可制公命水手接纜以數百丈之繩比至潮來小艇蓋三百餘民亦以千數公命郡吏具大樽於岸撤蓋酌酒盛諸巨椀賜民之牽纜者民喜而傾之猶長鯨

之吸百川也明日亦擬舟行適風波險惡乃陸行抵小

川而館為又明日到海老澤乘輕颺丸君臣輕颺皆船名過蒜

湖泝那珂水而歸城是行也彪與執政戶田番頭中村

等陪從其侍舟中也近臣吹管而奏樂舟子扣舷而鼓

歌既飽酒肴之賜又覽觀江山之勝時方盛夏而清風

四至眼界豁然不知復炎熱之為何物真一時之壯遊

也今茲甲辰幕府命公參府彪又從焉公遂致仕幽居

駒籠邸彪等則禁錮於小石川邸舍屈指而數之凡往

來渡刃根水者至是既二十五回矣蘇東坡詩云便

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嘗略知津。今東湖居士，暗熟於武常之路，亦不在尋常驛使之下也。屏處默坐，仰望鸞筆。郎憂老公之幽鬱，或致病，俯懷故鄉，察慈母之痛心。倚門雖以彪頑鈍，血淚沾臆者數矣。嗚呼！天定勝人，老公之冤，一旦冰釋，飄然就間於江湖之上。彪輩少緩其禁，去而歸舊廬，奉萱堂膝下之歡者，不知其在何日也。刀水而有靈，則必俟彪之渡江，更添一回。五月十八日錄

五乞間地不得間

文政年間，我先子與青山子世為史館總裁，子世在江

戶，先子居水戶，及先子沒，水館不復置總裁，以大竹子

虛名親後，稱與五兵衛會澤伯民，權攝其職。彪以丁亥之春襲先

子之後，以進物番補館職，而先輩鈴子賢、杉士元、飛子

健等，班皆在彪之下，意頗不安也。先是川口嬰鄉名長孺，稱

郎介九為江館總裁，以汚行獲罪，禁錮於水戶。子世代焉，

未數年，哀公惜嬰鄉之才，起之於廢黜之餘，以大番補

編脩。徙於江戶，亡幾復總裁之職。兩館之士，議論喧然，

伯氏嘗與嬰鄉絕交，謂義不可受其指揮。曰：頻陳情辭，

館職遂出為教授。當時文柄悉在史館，其曰教授者，有各無實，一問散之職，大非今弘道館

教授以彪同子虛攝總裁之職時子虛齡既垂七十沉
痾家居彪則年僅二十四一旦先於先輩諸子之上紉
紀館務愈益不安也年少氣銳不能自抑乃裁一書寄
于世陳奉身自退之意且附館局大弊五事其目曰心
術不正者不宜居館職曰正人實學不宜廢棄曰撰職
之撰不宜在彪曰史業督課不宜迫蹙曰虛文粉飾不
宜助長反復辨論蓋數千言彪謂嬰卿亦先子所嘗共
事今致書於子世論嬰卿不宜居館職而無一言責嬰
卿豈不愧於心乎乃又裁一書勸嬰卿以引過乞間議

論剴切頗震一時當是時江都罹災之後新建史館於
後樂園之傍土木之美輪奐可觀公方銳意於文事子
世嬰卿遵奉不遑屢寄書於彪館責以校史怠惰而不
問人心之服否也水館之士愈有解軀之勢至是子世
等以為兩館隔絕正義之士皆群居水館所以動生波
瀾不知移二三館僚於江戶以殺其勢蓋以聞於公而
公從之於是子世等又寄書於水館令彪及子賢士元
子健等各探聞其中者皆獲於江戶蓋示其公平無愛
憎也彪與諸子議皆謂應命彪左右事軀不輕安做

兒童游嬉探籩而博之我乃答子世華以實曰子虛固
請辭職政府未有處分也會公薨今納言分立時勢一
變子世嬰卿相踵免職子賢轉與右筆士元為寺社役
伯民與彪任郡宰宰之為職事極紛冗非曩日假慈裁
之比是彪乞間地不得間之一也少勵精治尤用心
於民事悉變易七郡之宰山口名正德治大里部友部
見於石神部田丸名直諫濱田部川瀨江葉部會澤
指右衛門常盤部吉成大子部彪八田部既受命從各處當時務
華正舊弊禁奢教儉扶弱仰強洗冤枉恤無告其他沙

汰僚吏賞罰村老之類事尤多端每有一疑議七郡互
馳逾諮詢文移如織而遂不能盡其情於是四郡之議
起川瀨尤主張其說其畧曰昔者威公分封內為南北
中置郡宰三人寬永年間大丈量田野亦以三人為之
爾來沿革不一然未有郡宰出居各所者蓋以封內狹
少可坐治也近來分封內為十一既而為九為七以至
今其制本模倣肥之熊本以為郡宰親察民間疾苦其
撫字庶民猶慈母之於赤子則戶口可殖風俗可變殊
不知庶民狎而不畏吏村老怠而廢其職訟獄日滋聽

務日繁且郡宰會議不過年一再七郡處置或各矛盾齟齬守尋常則善矣若欲大有為非減郡廳省冗事宰吏皆居城下協力一心而後後事則決不見成功矣時七郡僚吏久居各所懷土扭安不欲變更百計沮之公斷然用川瀨之說辛卯之春復四郡之制以友部會澤為政府吏幹與右筆局要務所謂御用調役者文公時始置以菊池平八即任之然菊池大抵出入中與掌公親書草案不當在政府及菊池沒廢其職文化初武公又置以高橋又一即為之始常居要府蓋與右筆之職本不過掌政府書記及親親之舉樞要之務委諸書記於是與右筆局遽然為親密之地而其局長稱頭取者尤執權柄舊弊浸淫牢固不救武公有見於此欲置調役於書記之上可洗其

舊弊而流言誹謗一時驟然高橋遂出為史館總裁其職亦廣天保己丑之冬今納言公新置側右筆以掌坐右機密文書以欲教與右筆之權不果乃廢其職又置調役小人尤忌之而公斷然不惑居四五年與右筆往來轉除無復曩時之舊弊矣彪亦嘗在其職者五年嘗有言曰調役之職君子居之則足以維持國家之紀綱而不能大有為苟發大有為之念則忽取過甚小人居之則不帝可壞國家之紀綱豈可以大逞其茲矣嗚呼其選豈山口為目附田丸為勘定奉行其留在郡宰者容易哉三人川瀨治南彪治大田今稱北吉成治松岡今稱東新以石川幹忠為宰治武茂今稱西有志之士皆企首望中與之化而政府任事者猶執舊弊不欲更張也初哀公季年命史臣脩東藩文獻志公薨不果至是會澤鈴木等

以為欲成中興之業則宜先脩祖宗典刑斟酌增損以歸於至當乃建議復脩文獻志設局於城中政府有志之徒時往來其局小人因讒會澤鈴木等以勿黨遂出會澤為史館總裁以鈴木原田名成祐為馬廻於是政府正議一網打盡無復孑遺深澤名口亦與四人同局相親至是移病不出彪與同僚議以為郡宰本疏外之職而頗為樞要之地者以公專信任吾儕也今政府變革如此凡吾儕建議者皆從中制之隔絕上下之情則公之盛意孤矣曰上書屢陳所以退小人進君

子挽曲正氣之說凡驛使往來於江戶者每月六次未嘗一次無郡宰上書也公亦時下親書慰焉而讒讟先入無可奈何也明年壬辰之春深澤亦坐廢所謂小彪普請後料不可以口舌爭即日亦移病不出朋黨之論益熾公赫然震怒遽召川瀨石川二人於江邸問以事情二人侃然正義不遺餘力公釋然悟轉彪為通事徙於江戶鈴木子賢代焉進會澤伯民之資格而原田深澤荻之徒亦往往見任用通事今小姓頭取之為職宿直中與稱後宮為大輿而正寢及近臣所宿直皆稱中與日昵近左右自非生長於近臣之

問則坐作言動、或不能如法、而彪以野人任其職、又蒙
常扈從、公駕所謂定御供之命、更掌衣紋、猿樂等之事、其用
心尤苦、是彪乞間地、不得間之二也、乙未之年、轉為政
府吏、已亥之年、公發令、將以明年庚子就藩、時公方務
脩武備、又戒士大夫、因田祿多寡、備兵馬器械、而巨室
世家、皆乏軍用、竊恐其或獲罪、乃結黨密議、欲妨公之
就藩也、以為去歲年穀不登、減士人俸祿、一國皆不聊
生、而公就藩、則士大夫職事繁劇、冗費不貲、皆怨嗟嘆
息、離心解體、恐大損公之盛德、宜全賜俸祿、以慰人心

若不能然、則不如無就藩之為愈也、因激所謂小番頭
及物頭之職、各書劄子、達之於政府、爰府不能制、以狀
聞、公大怒、謂姦人比周要君、而爰府無一人制之、取其
劄子、以聞於寡人、奉職無狀、遂按問事情、將罰巨室某
某等及水戶執爰有司、與其事者、彪謂執政曰、公之所
以赫怒、既聞命矣、抑其聞於公者、非江戶有司耶、今水
戶有司蒙罪、而吾儕免於譴、則何面目復見水戶有司
耶、執政慰以本未輕重之別、彪不能自安、乃引罪移病、
懇請辭職、未一旬、免職、以先手物頭之班、先是彪班槍奉行充

史館編脩彪在劇職前後十年始獲間地殆有趨然於物外之思何啻未盈二月忽擢為側用人復出入政府從事獻替時彪非不得間而忽失之則要之不得間之三也公之就藩霄旰勸精督責有司不二三年經畧略改學校漸就文教武備頗就端緒而公方獲五六年之暇於幕府於是小人日進佞媚之說以迎合公意公以其易制或命以事小人竭力贊成勢殆類於勇於敢為者以故便嬖少年或遽獲顯官彪從容屢言於公以君子小人之辨而公不省也彪目懇請辭職適有諛彪者

謂彪以今井

名惟典稱金右衛門

擢為參政心懷不平又謂彪家

計窘急勢不能居職乃託正議請問地人或以告彪公亦賜手書曰寡人信汝而汝疑寡人汝而去則寡人亦將致仕矣彪竊恐跡甚涉嫌疑或連及今井乃勉強視事適執政傳公命賜以黃金曰子屢苦於行役察其或乏資用所以有斯賜彪心竊愠之噤口受賜而退直入與右筆局以金託其局長且謂曰彪貧固徹骨向者行役之日有斯賜則彪何辭之抑今日又有行役之命則亦何辭斯賜今無故而受之古人所謂貸之也幸謝執

政彪雖飢餓不拜如此之賜局長不能對執政亦不能
強而止當時有司非皆不知彪者而有是事彪於是
有知浸潤膚受之可畏也明年癸卯之秋今井出為寺社
奉行前一日彪入與右筆局始聞今井以明日轉職將
直入執要府辯之而執政退乃趨而至公所既屏左右
公大聲曰無乃今井外補之事耶對曰誠如尊言公曰
事已決矣勿復紛紜彪曰既命惟典則可謂決矣今未
命也進退唯在公之處分耳公曰去歲寡人排衆言擢
今井於不次既而諸有司屢告寡人以今井不容人言

寡人保護至今日而近來執政亦以為宜外補參政任
重而今井既失人望寡人將以今井為寺社奉行從事
於敬神排佛不亦善乎彪曰惟典峭直冰清疾惡之心
有餘而乏容物之量斯其所以取議而至於面折敢言
執政憚之監察畏之佞邪小人尤忌之則彪決知無出
於惟典之右者閣下不擢之可也既擢之而又遠之臣
恐小人竊拍手相慶其損國家之元氣不細也且惟典
在政府則正議抗論大有益於廟謨使其處獨任之地
則峻急切迫其取敗也必矣公曰汝盍與執政議焉彪

流涕而退見結城執政曰今井不能救耶結城赧然曰不能矣彪謝而去遂上書具陳平生欲言而不能言者杜門移病使姻戚武田伯道請辭職於政府居二日今井來傳公命勸出視事且謂曰吾罷參政而猶黽勉視事子何苦而逡巡至是彪曰子之出而視事猶吾之退而移病理不得不然復何怪焉今井笑而去又一日島村志摩小姓來傳公命又使彪勉強從事彪拜謝曰病瘳則雖無公命固將出也而彪之病恐非小故又一日安島弥次郎亦小姓頭取盛服而來傳公命曰曩日奏議深

感於寡人之心寡人將思之而汝移病家居則得言沸騰寡人甚憂焉請為寡人暫出而視事彪心謂公之優待至是而猶固執前議不敬已甚且公之悔悟如此則國家之事未忍袖手旁觀也頓首曰謹奉命矣安島大喜而去明日起視事此彪乞問地不得問之四五也距今僅半歲餘而公有今日之禍彪等亦蒙譴責彪嘗讀史傳常憾潔身自重之士知退而不知進當路用事之臣知進而不知退曰又疑其退者固處貧賤以故恬於勢利其進者漸慣富貴所以有顧望之念今而思之君

臣之情義固有所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獨富貴貧賤使
之然也夫人臣之事君苟志於道義者孰不欲進而行
其道又孰不欲退而全其義而其在跡外之職也一事
一議動苦於有司掣肘而見君亦罕無由吐肝膽以故
其心常憂鬱憤激每有一改一事失體者謂國事殆去
建議於有司有司不可則以為拒已溫顏容之則疑其
或見欺其上書於君亦多不免有矯激過實之辭是其
所以難進至於處親密之地則其如意也君臣和樂固
不勝其喜其不如意也相與歎息於政府又相與覆議

於君前諷議辨論無復遺憾而君臣之間顏情稔熟自
非大事不忍面折廷爭其或直言抗議君視以為其常
君怒臣以謝臣激則君諭昨者爭而今日和是其所以
難退若夫居無道之世立於暗君之朝阿諛迎合徒貪
戀富貴而不能退者固不足論也嗚呼使十年前之彪
見今日之彪則將笑其見機而不能去然使今日之彪
處十年前之地則亦將知退而不知進非彪之操心有
二所處使之然也抑向者使彪辭職得問地而公獨遠
今日之禍則彪亦豈得恬然高枕耶然則屢請問地而

不得間者安知非天賜彪以今日大間散之兆世道之
變可勝慨哉五月十九日
二十日錄

三十九年七處徙

初彪生而三歲先子新為濱田郡宰徙民巷官舍明年
武公就國或臂鷹或跨馬屢過民巷蓋當時彪與小兒
輩群觀於路傍又明年公將參府彪始謁見於大廣間
後二年徙先子歸梅巷之廬距今三十餘年恍如夢中
雖少之容貌不能道其詳也蓋年六歲先子授以孝經
受句讀於堀川潛藏名潛字文淵那珂港人
見為木村敬業館主事彪能記又

能忘潛藏諄諄教而不倦官本翁名虎孝稱左二
即彪擊劍之師屢往

來寓居削竹為刀使彪擊僮僕出於其不意以為戲木

村子虛名謙号醉古館天下
野村人以奇節稱每至城下來投官舍其人

六十餘貌厚氣完登城則必汲井浴水而出歸則與先

子把杯談論酒酣或大聲叫呼或拔劍稱快今而思之

僅記此數事耳既歸梅巷居十九年而彪以郡宰徙於

八田八田在水戶城之西六里那珂久慈二水之間地

極瘠民亦貧寬政年間文公廢四郡之制分封內為十

一部置郡廳於各處八田濱田曰常盤曰紅葉曰增井曰
八田曰大里曰小菅曰鷲子曰大

子曰石神曰安良川亡幾廢安良川以其為中山氏未
 地也既而又廢小菅鷺子增井為七郡至天保辛卯復
 四郡高野子穩名口口權自醫員新為宰於此後白石
 名意隆稱又衛石川名清秋稱二翁友部見於井阪相
 門致仕号一如如石川儀兵衛
 踵任焉以及彪高野石川皆有才學尤長於詞章白石
 以忠誠稱友部以才學敏捷聞獨井阪舉自胥吏齷齪
 自守然七郡之宰皆以奉職無狀奪祿貶斥而井坂則
 外補就間耳先輩如此以故僚屬之子弟頗存忠慤之
 俗又粗有文雅風流之趣彪日坐廳事与老吏論議唯
 革近來弊事數件其餘皆循白石友部之舊而不變更

也廳務少閒則會僚吏子弟吟咏風月談論古今亦足
 慰索居之情數月而郡制一變於是彪又徙民巷民巷
 水良公所嘗營別館所謂田當時四郡之宰皆設廳於
 其私宅及別館廢建郡廳於其趾而宰猶居宅日臨廳
 視事寬政中四郡廢以其東廳為濱田部官舍西廳則
 常盤部官舍宰始徙居焉至是濱田入南部常盤入武
 茂乃以東廳為松岡部官舍西廳為太田部官舍彪居
 焉更設南部及武茂之官舍於梅巷彪至民巷熟視其
 官舍及園林猶逢故友所謂恍然如夢者亦或得釋一

二端緒愴然有感奮之情太田部者其界起於久慈郡
 太田經稻木藤田等之村泝久慈川而上南至大子及
 關田金澤西北限八荒山廻而東過生瀨高倉至所謂
 天下野洞諸村方言山洞地頗肥良民亦不甚貧又富於
 名山水其巡視部下時或登臨跋涉是以湯澤郡宰之
 俗賜但憾父老導焉僚吏徒為農夫輟耕拜伏於道左
 耳四郡之制皆與同僚相議施設如約以故其於部下
 無別出意見布新政者常欲設常平倉於太田部舊今改
 宮大子三所太田部垂則粗成未遑及大子而止後人

善知彪之意而善備之則庶乎民不患米價之甚上下

而姦商無所逞其欲矣

公亦嘗有設常平倉之志命參政及倉奉行務儲蓄米穀以為

其資今茲甲辰之春見有米四千石粟七萬石金千六百兩余常平之為設以貴糶賤糶為主其術如疏而善視時應變則民大被其澤公室亦不為不利而俗吏不知大體動欲糶於賤而糶於貴何以異於姦商之為苟非其人則道不虛行信哉居歲餘徙家於江戶之鄉居所謂臺之西

偏墻外數步則常泉西岸三寺當其西朝夕唯聞念佛誦經之聲出戶數十步則後樂園之深樹蔽其東日出三竿紙窓猶暗其稱南北隣者僅隔一壁耳我梅巷之廬比之他第宅尤為狹隘而邸舍之地不過敵廬八分

之一適夏秋之交炎熱逼人殆不可堪彪自奮曰昔者寓吉田翁之舍也其室不過方九尺四面皆壁僅取明於小窓而猶能刻苦於其間大丈夫苟居天下之廣居則室之廣狹於我何哉蓋涉旬經月習以為常至於二三年之久則不復覺舍之狹隘也丙申歲公大發令移江邸之士於水戶昔者祖宗之時士皆居水戶祇役於江戶以一年為期後者來而先者去名曰交代或曰在番其移家累於江戶者蓋亦甚少肅公以來公就藩既稀士之移于江戶亦頗多而若諸有司及物頭步卒之

徒則猶依舊交代文公慈惠憐士之苦於行役始使諸有司及諸職移家於江戶名曰定府爾來藩邸官舍稠密風俗浮薄而江戶水戶事情不通文書往復動相疑難至是邸中士庶移於水戶者二百餘人僮僕奴婢不可勝數咨嗟怨歎猶流人之赴謫也邸舍為之頗空公乃使水戶諸有司交代為將擴而及諸職又令步卒每一隊授一舍居常相親睦彪之舍當授步卒乃移而居臺之東隅其地踞富阪之上東北望駒籠白山眼界頗濶大非他舍之比庚子之春公就藩彪又徙於水戶南

北奔走者十餘年而獲歸舊廬彪之移家累者至是凡
七矣傳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又曰小人懷土夫士
之志道其居與土不足思固也然孟母擇隣而夫子亦
有里仁爲美之語則生長子弟教育人材者未嘗不由
風土鄉里之養也姑以彪所目擊論之八田之俗其人
非不質其地非不靜而其民鄙猥偏陋之超邁俊偉之
氣象江戶之俗其人非不勤其見聞非不廣而其君子
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其小人長於伶利油
滑之習絕無質直樸茂之風水戶之俗慷慨好義勇於

敢爲雖時有汗隆要之大非江戶及八田等之比獨不
免聞見寡陋與言動粗俗也由是觀之士苟欲教育子
弟則其幼也居之城下講武學文以立其志或逍遙田
野跋涉山川以諳艱難以養士氣及其心術士操不可
奪則出之於江戶況愛親仁以廣其固陋周旋士君子
之間以醫其粗俗則天之所以與我者自陶冶練熟庶
乎可以無大過不及矣今夫絲之有繭不熟而練之麻
之在野不浸而曝之徒視其如絮如蓬者曰絲麻不如
菅蒯不復寬乎斯論非獨爲我水戶發也邇來論者動

